

# 村民周思珍

■曾小燕

去梁平区银河村当第一书记不久，我认识了村民周思珍。

周思珍住在银河村六组唐家湾，村委会在318国道旁，从村委会到唐家湾要走20多里山路，开车近半个小时。

第一次见到周思珍，是在唐家湾一个农户稻田里割禾桩子。正值9月，村里准备犁两亩田出来育榨菜苗，周思珍前来帮忙。那天，周思珍穿了一件紫色条纹的汗衫，戴着草帽，打着赤脚，挽着裤腿正准备下田。村党支部书记喊住她，介绍我俩认识。

周思珍大着嗓门说，哎哟，你是城里人，不怕做农村的活路呀。我说你不怕我也不怕。然后信心满满地跟着她下了田。结果拿起镰刀刚割了几把禾桩子，我就感觉膀子和腿腿儿软得不得行，再割几把，握镰刀的手也开始痛了。

站起来歇气的时候，我看到周思珍勾着头撇着屁股在田里快速移动。镰刀在她手上飞舞，割下的禾桩子整齐地摆放在她的脚边，才几分钟时间，她已经割了一大片，动作麻利得令人咋舌。

等一块田割完，我们坐在田坎上休息。我问周思珍多大年纪了，周思珍一边清理裤腿上的泥巴一边打着哈哈说，今年70了！我说你了不起哟，干农活这么得行。周思珍说，我们一天就是做这些活路嘛，有啥了不起的。说完又是一阵哈哈打起。

我接着问她家里的情况，周思珍说跟丈夫育有一儿一女，丈夫生病走得早，把娃儿苦大，都结婚搬了出去，家里还剩下老母亲。她说现在政策好，前几年脱了贫，村里还给她安

排了公益性岗位，老母亲也有社保和高龄补贴，两娘母不缺吃不缺穿，很满足。看着她皱纹里荡漾着幸福的笑容，我忽然被这个朴实又乐观的老人感动了。

不久后，我约了梁平著名摄影师周叔叔去给村里的高龄老人免费拍照，想起周思珍家有位90岁高龄的老奶奶，就带着周叔叔绕了20多里山路去了唐家湾周思珍家里。

刚到屋门口，就看到老奶奶正坐在水缸旁边削红薯。周叔叔马上蹲下身给老奶奶拍了几张单人照，还给周思珍母女俩拍了合影，临走周思珍跑到地里抱了一个大冬瓜送给周叔叔。

因为隔得远，没有大事周思珍都不会下山。秋天的时候，我专程去周思珍家人户，顺便把周叔叔拍的照片洗出来带给她。周思珍用沾满泥巴的手接过照片，一边看一边打哈哈一边抹眼泪，说老太太一辈子都没下过山，没照过相，还是曾书记好，带人给她拍了这么多照片。

快过年的时候，有一天周思珍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她的老母亲走了，还说幸好给老人照了照片，不然影子都没得一个。听闻噩耗，我心头一酸，想起当时送照片时看到老奶奶正拿着弯刀在地坝劈柴，想到这些居住在乡下的老人一辈子都在辛勤劳作，心疼、遗憾、难过，各种情绪涌上心头。

转眼到了去年的6月，因为要拍一个宣传片，我又想到了银河村的世外桃源唐家湾，想到了周思珍。周思珍在电话里高兴地说，那我早点把稀饭煮起，你们来了好吃。

我和摄影师到唐家湾时，周思珍正打着赤脚淌着汗水在田坎上跑来跑去找人当群众演员，她还牵了两头黄牛来做背景。我带了

张鸭子还有面包水果给周思珍，她一边说着客气话一边抓起衣角揩脸上混杂着眼泪的汗水，转过身又急急忙忙去厨房炒菜。

吃饭的时候周思珍说，唐家湾现在人少了，做点事很难。她说以前唐家湾有100多口人，现在只剩下15个，还都是老弱病残。她说山高路远，哪个愿意留到屋头嘛，读书的读书，打工的打工，二天剩下的老人不在了，唐家湾就空了。

我问周思珍有什么心愿，她说从唐家湾到十二湾那条路不通，要是修通了，到十二湾那边做活路就不非得爬坡上坎走烂路了；要是通了路，那些出去打工的人回来也会勤快一些；要是通了路，唐家湾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清静了。

我记住了周思珍的话，心想交通部门派出去的驻村书记得为村民修条路才行。回到单位，我跟领导汇报了唐家湾的情况，领导很重视，先后四次到唐家湾看现场，因为之前有路基，不占基本农田，符合建设条件，单位很快下达了计划。

驻村结束回到单位近半年，我没有听到唐家湾修路的消息，其间打听听过，也没有下文，我以为这事儿多半黄了。

周末一早，忽然接到周思珍打来的电话。我问周嬢嬢有啥子事呀，周思珍在电话里打着哈哈大声武气地说，谢谢曾书记给我们争取，我们感谢你，唐家湾这条路在动工了！

惊喜、激动、幸福、满足，各种情愫瞬间填满心头。

我在电话里给周思珍说，等路修好了，我来唐家湾看看。周思珍说要得，你来的时候提前打电话，我煮腊肉给你吃！

余教练说，娃娃极能吃苦，力量训练时，从不偷懒，而且和同龄人相比，先天的力量也强些。

我想，这可能和遗传有关。桂哥是大巴山人，祖祖辈辈在山里刨食，因此身强体壮，力大无穷。这个基因遗传给了娃娃，包括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为啥娃娃击球，就固定几个拍型呢？推、抽、挡，没有削。

余教练说，这也是为残疾运动员的个性特点进行设计的，因为脑瘫后，尽管经过多年训练，肢体的协调性也难达到健全人的水平。削球对协调性的要求太高。

我听得似懂非懂。好在余教练说，如果我有兴趣，下个月比赛来看。

我当然乐意。

到了比赛那天，我特意提前到达运动场，找到最佳的观察视角。

娃娃出场了。

他的脸上看不出神情，眼中却放出一种光芒。这光芒我熟，我们山里人，在山上发现大动物时，就会闪烁出这种光芒。因为，没有退却的路。

果然，娃娃在赛场上，沉重的力量让对方接球一直被动。娃娃眼中的光芒，让对手心生胆怯，直落三局败下阵来。

余教练跑过去拥抱娃娃。

我看到娃娃眼中闪耀的泪花。我看到余教练的眼中，也有泪花。

我用手机定格这一瞬。

这一瞬，我才明白娃娃眼里的光芒，是山里人特有的执着和坚毅。

■蒋春光

2024年12月4日，春节申遗成功（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），这是全球华人的一件大喜事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又一范例。

春节申遗成功，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影响人群广泛，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，它的背后，有着中国人对日月运行规律和物候变化周期的认知，也寄托了辞旧迎新、祈福纳祥、团圆和谐的精神期盼。

在中国，春节有一个更民间的说法：过年。

既是过年，就马虎不得了。

过年的准备是多么郑重而漫长。

刚进入冬月，守在故乡老宅里的一家之长就开始盘算，这年要怎么过。

先要修整屋子。一些破旧之处，平时没心思理会，现在无论如何得弄一弄了。要添置新物。孩子们要回来，有些东西已不成样，得换一换，让他们用着舒心。要办年货。这是过年的大头，尤以食品为重。各地食品风味不同，但一定是祖辈传下来的。食品最好亲手做。有的食品耗时久长，但越是这样，越要精心料理。倒也不全是味道上的讲究，要的是那一份郑重其事的态度。要大扫除。从屋顶到地面，里里外外，角落旮旯，都不能留有旧尘。这活儿得陆陆续续干，一直干到腊月将尽。要浆洗被褥。此项习俗现在有些简化。洗是要洗的，浆就未必了。因为衣料质地好了很多，不浆也挺刮。要贴春联。得请文化人想几句好词儿，选中最能表达祝愿的一联，在除夕那天贴在门楣上，红底金字吉祥话儿，护佑着这个家。

至此，过年的准备才算大功告成。

一年12个月，差不多有六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准备过年。外人看是准备过年，实则是老家长在缓缓地收拾自己的心情，与时间和记忆对话。

过年回故乡是多么值得期盼。年永远在故乡。春节临近时的返乡大潮，是中国特有的风景。不仅仅是打工者，也包括几乎所有居住在别处的人。就像候鸟，在冬季都要飞回温暖的故乡。这温暖不是气候意义上的，

而是情感意义上的。因为只有在这里，人们才能找到过年的感觉。

深冬时节，故乡的田园固然萧索，但它们春天生气蓬勃的样子，是留存于记忆中的；故乡的街道固然陈旧，但充满了亲切而熟悉的市声；故乡的老宅固然衰颓，但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散发着难忘的儿时气味。

最重要的是：那里有我们的亲人。没有亲人陪伴，能叫过年吗？所以我们才要日期夜盼，不辞劳苦，在过年之前千里奔赴回到故乡。

过年那一餐团年饭是多么值得回味。准备了那么久，到除夕这一日，有多年家庭底色的丰盛年夜饭终于摆上了桌面。平时舍不得喝的好酒也倒上了。灯光温暖，盘叠碗堆，家人齐齐围坐。大家吃着，喝着，话语在酒肉香中传递，越来越浓稠。

说的是天下大事，各地见闻，家庭细碎，儿女情长。而童年回忆永远是第一主题：老家长们详说，小家长们尬笑。孩子们才不要听这些年年都要说的陈年旧事，他们得了大人的压岁钱，连饭都没心思吃了，想的是如何把钱从父母的荷包里哄出来，与小伙伴们出去疯玩，买各种好看好吃的东西，把那些恼人的课本呀作业呀丢到九霄云外去。

还有庄重的祭祀仪式。一家人一族人，年夜饭之前，要恭恭敬敬向祖先敬香敬酒，明白其来有自；要排家谱，序长幼，明尊卑；要记住先辈的荣耀，要继承世传的家风。平时大家各自忙着生计，过年聚在一起，得由尊长们提拎着，趁着祭祖，给后辈们上一堂传统文化课，希望大家庭能够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行。

过年是时间的回溯。一切风景，都是旧日的好。一切食物，都是传统的好。一切话题，都是童年的好。如此年复一年，岁月摩挲，给春节这个节日裹上了温润的包浆，散发出迷人的旧气。

过年也是岁月的新生。春节春节，当然是春天的节日，是一年之始的节日。所以此时此刻，每个人心中，都会藏着一个新年的愿望，像树枝上刚刚萌生的嫩芽，将在以后的日子里长成绿叶，开出花朵，结出果实。

也许这才是春节，或叫过年，最被全球华人看重的意义所在吧。

【杂文】

他们为何不说乡音俚语

■陈斌

近日随一个文艺团体到基层采风，收获颇多，但也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不会说乡音俚语担忧。这如同一面镜子，愈发折射出一些干部高高在上、脱离群众的危险。

从群众角度出发，从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，用群众听得懂的地方语言，把“大道理”变成听得懂的“大白话”，让群众愿意听、听得懂、记得住，历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基本要领。

一些年轻干部忘记了这一优良传统，动辄GDP、CPI……让群众如坠五里云雾。似乎不这样说，就不能显示高深的学问和为官的水平。中西混杂的“洋泾浜”式语言有时还让干部出了窘态、闹了笑话。

现代社会推广使用普通话，主要是方便地域间的交流。

明明有乡音，在和老百姓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却也摆说普通话，总想把自己从群众中择开，这也是“官本位”思想的体现。

试问，一个老百姓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，悠然间说着和老百姓不一样的官话，人家还会把你当贴心人吗？

如果农民说“寒露到霜降，种麦到坡上”，而我们年轻的干部则操着普通话宣讲农技方面的土壤温度、湿度，会有好的效果吗？既然与老百姓没有共同语言，何谈执政为民？

入乡问俗，入门问讳。与群众对话一定要浅显易懂，少些套话、少些官话，多些实话、多些心里话，用亲切的语言敲开群众心扉，拉近与群众的距离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现代社会推广使用普通话，主要是方便地域间的交流。

有的基层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明明有乡音，在和老百姓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却也摆说普通话，总想把自己从群众中择开，这也是“官本位”思想的体现。

试问，一个老百姓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，悠然间说着和老百姓不一样的官话，人家还会把你当贴心人吗？

如果农民说“寒露到霜降，种麦到坡上”，而我们年轻的干部则操着普通话宣讲农技方面的土壤温度、湿度，会有好的效果吗？既然与老百姓没有共同语言，何谈执政为民？

入乡问俗，入门问讳。与群众对话一定要浅显易懂，少些套话、少些官话，多些实话、多些心里话，用亲切的语言敲开群众心扉，拉近与群众的距离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现代社会推广使用普通话，主要是方便地域间的交流。

有的基层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明明有乡音，在和老百姓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却也摆说普通话，总想把自己从群众中择开，这也是“官本位”思想的体现。

试问，一个老百姓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，悠然间说着和老百姓不一样的官话，人家还会把你当贴心人吗？

如果农民说“寒露到霜降，种麦到坡上”，而我们年轻的干部则操着普通话宣讲农技方面的土壤温度、湿度，会有好的效果吗？既然与老百姓没有共同语言，何谈执政为民？

■马卫

几个月前，受桂哥的委托，让我去看望娃娃，因为我在万州工作。

娃娃是我的同族侄儿，生下来就得了脑瘫。桂哥夫妻一脸丧气，但娃娃是夫妻的血脉，怎么也得养活啊。

桂哥说，这就是命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但到了娃娃5岁时，这命真的改变了。经城口县残联推荐，市残疾人乒乓球培训中心的余教练来考察娃娃。

娃娃脚没问题，手能做几个简单的动作。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被余教练看中，选拔进了市残疾人乒乓球培训中心，带到万州申明坝训练。

从此，娃娃的生活和治疗，国家负责，不要桂哥出一分钱。如果比赛出了成绩，还有奖励。

桂哥夫妻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余教练离开时，硬要送只土鸡给她，余教练再三推辞都不行，走时只好悄悄留下钱，权当是买了鸡。

余教练和桂哥联系，通过手机视频，让他看到娃娃长高了，长壮了，每天都在练球。只是，娃娃的手，还是只能做几个固定动作。

娃娃对着父母的视频，永远带着微笑。

我按桂哥说的地址去申明坝见娃娃。桂哥说，一定要好好拍几张照，发给他。

这次桂哥是想来看孩子的，可是他来不了，他现在负责一大片国有林的防火工作，根本走不脱。

没想到，这天，乒乓球培训中心正在进行选拔，他们要参加东西部省际对抗赛。我进

来的时候，向余教练打了招呼，她叫我等一下，下面第二个就是娃娃出场。

她是鞍山人，快人快语，说话简练。我认不出娃娃了，走时才5岁，现在已9岁。形象和桂哥一样，头有点偏大，皮肤却白皙。

当然，娃娃更认不出我来。

12号，上场。

12号就是娃娃。

他的眼里没有杂光。拿着拍子，尽管我看起来有点别扭，因为他把拍子总是提得高高的，不放下来。

他对阵的是20号。余教练悄悄给我介绍，他们的比赛，是同残疾等级的比赛。

比赛正式开始，两位运动员都极为认真。而且，他们的球，差不多只往球台的一边打，好像用不着整张球台似的。

五局三胜制，娃娃直胜三局。原来，在力量上，娃娃要大多了，所以他的球速快，对方跟不上，疲于应付。

我为娃娃高兴，虽然这样的球赛，没法和健全人比较，没有那么精彩。可认真程度，绝不比健全人差。

选拔结束后我问余教练——娃娃要参加大赛？

是的，他被选拔上了。我们这个队，还出过两位残奥会乒乓球冠军、十多位全国残运会冠军呢。

我肃然起敬。

生来残疾，非常不幸。为国争光，同样光荣。

为啥娃娃能取胜呢？

## 人间乌桕色

带上喜欢的书，斜靠着树干看书，大水牛就在树下面的草地上悠闲地吃草。乌桕树遮挡着夏日酷烈的阳光，当牛把那一片草吃完，就会用冒着热气的、凉凉的鼻子来拱我的手，于是我就把它控到另外一棵乌桕树上，继续看书。

到了秋天，第一场霜降下来了，天气一下子变得凛冽了。冰冷的秋霜，温暖的秋阳，交替作用下，乌桕树叶逐步从绿色变成浅黄色，再从金黄色变成大红色，又飘飘扬扬地落下来。碧绿的河边，织起了一个颜色分明的彩色的树球。相比于枫叶深沉的红色，乌桕树叶红得更加透彻和热烈。清代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写道：“木之以叶为花者，枫与桕是也。枫之丹，桕之赤，皆为秋色。”李渔确实是文艺名家，一个“丹”字和一个“赤”字，就道出了秋天最美的两种“以叶为花”的树叶的色彩差异。

隐藏在青绿色叶子中青青的乌桕子，表皮逐步会变成黑色。当叶子落光以后，只要一见阳光，就会把漆黑色的外壳晒裂开，露出像牙齿一样洁白的乌桕种子。乌桕子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蜡质，使得它们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。满树白色的种子，曾一度让人误以为是梅花。

明代诗人邱云霄在《山居书事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一夜狂风吹桕树，锦林飘尽玉无数。梦回疏影半斜窗，月明误有梅花句。”狂风吹了一夜，把乌桕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都吹光了，

枝头上留下了一丛从像玉一样洁白的乌桕子，午夜梦回，影子晃动到窗前，月光之下，误以为是梅花提早开放了。诗人非常形象地描写了乌桕树落叶后的景象。

乌桕子是有较高药用价值的中药材，《本草纲目》称其“通便，解毒”。到深秋季节，我们会去采摘乌桕子。当有刺、竹签、木屑扎到肉里面，又不方便挑取出来的时候，可以把乌桕子捣碎，拌上糯米饭，封在伤口处，药物就会一点点把刺拔出来，非常神奇。

乌桕子还有其他独特的实用用途。在古代，人们会将乌桕子的蜡质层刮下来，经过加工后制成蜡烛，可以制成涂油纸伞的涂料。清代陈溥的《花镜》中提到：“（乌桕）子黑，可以取蜡为烛。其中子细核可榨取油……”

冬天来了，叶子落光了，果子也被摘完了，大堤上站立着乌桕疏朗的枝条，秋草黄了，北风穿过坚硬枝干，呼啸着萧瑟的声音。当南方的大雪来临，河边的树干很容易结冰，形成亮晶晶的冰凌。人们在树下交谈，顽皮的孩子拿着一根棍子往树一扫，或者用力朝树干跺一脚，就会哗啦啦地落下“冰雨”，冰碴子落在人们头上，孩子们就因恶作剧得逞而哈哈大笑四散跑开。

乌桕的四季变化，在提醒着季节的更替，在提醒人们珍惜时间，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。



庭院繁花(中国画)

石文君 彭石

投稿邮箱:kjwtx@163.com